◎美在生活

有一种美在远方

□ 王文革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一位年轻女教师的辞职理由，曾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和共鸣。这里的世界，肯定不是身边的世界，而是远方的世界。世界因为大，于是远；因为远，于是大。这世界，是“大千世界”，总那么令人向往，于是就有了来自远方的呼唤。这个既远且大的世界的确值得去看看。

来自远方的呼唤

略举几例。古希腊的两位史学家希罗多德与修西底德都曾漫游远方，这为他们的历史巨著积累了素材。马可波罗游历遥远的东方，写下了影响西方文化和历史的游记。达尔文乘着贝格尔号军舰进行环球考察，为后来的进化论奠定基础。在中国历代，大凡有所作为的才俊，往往也是要到远方游历，例如孔子周游列国，司马迁游历各地，徐霞客走遍山山水水……远游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中的重要部分。古人甚至把远行与读书相提并论，强调“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即使没有目的，这个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世界也值得世人惊奇与敬畏。单凭一个“远”字，就令人遐想无穷。中国山水画的一大旨趣，就是追求“远”，由笔墨所呈现的山水世界，要表现出“远”的意境。宋代画家郭熙甚至提出山水画的“三远”手法：“高远、平远、深远”。不同的“远”各有不同的趣味。

这远方的呼唤，也来自人的内心，是内心的向往。有句流行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里的“远方”，与“诗”相并列、与“眼前的苟且”相对立。远方既具体又抽象，既现实又遥远。从某种意义上讲，远方是人们凭着经验、凭着愿望、凭着想象而构建的一个“意象”。诗人汪国真在《旅行》一诗中写到：“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到远方去/到远方去/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他又在另一首诗《热爱生命》中说：“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既然目标是地平线，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这些诗句里，远方成了引领人们勇敢前行的目标与动力。

诗人三毛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走遍千山万水，只为寻找生命的归宿。”相对于“这里”来说，故乡在远方；相对于故乡来说，“这里”又是远方。“走遍千山万水，只为寻找生命的归宿”，那么，这种四处流浪、寻找“生命的归宿”的目标能否实现呢？或许，流浪本身就是目的。

远方之意因人而异

远方有什么？《诗经·蒹葭》里讲：“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2000多年前古人的歌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这是现代人的传唱。可见，远方，与浪漫相关。

远方，还与心灵自由相关。三毛作词的歌曲《橄榄树》里有歌词：“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为了宽阔的草原/流浪远方流浪/还有还有/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据说，“橄榄树”一词为作曲家所改，三毛的原词填写的是“小毛驴”，因唱起来不够好听，便被改成了“橄榄树”。“关水乘驴影，秦风帽带垂。”（李贺《出城》）“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苏轼《和子由渑池怀旧》）“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陆游《剑门道中遇微雨》）从这些诗句描绘中能够读出，驴几乎是古代文人出行的标配，最好还是“蹇驴”——又跛又笨的驴子。由此可以想见，三毛对现代的城市生活有一种厌倦感，她追求的是远方的那种古朴诗意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远方在诗人海子那里却另有一番意味。远方仍然是远方，但却是“除了遥远一无所有”，而且远方的幸福是“不能触摸的”，远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远方的幸福，是多少痛苦。”（海子《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在三毛那里，“远方”更诗意化；而到了海子这里，“远方”与痛苦相关。不过，即便是“痛苦”的远方，也依然被诗人诗意化，成了一个意蕴丰富的意象。

远方也未必人人向往。诗人贾岛的《渡桑干》中说：“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当人们厌倦眼前的生活时，就会对远方充满向往和想象；一旦到达远方，又不免生出新的愁绪——对故乡的向往、对亲友的思念。远方与故乡、远方的向往与故乡的思念，两种矛盾的思绪常常纠缠在一起。“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身在远方，心在家乡，用想象中的未来相聚谈论现在的情景，以表达对亲人、对故乡的思念。若不是身在远方也难以有这种刻骨铭心的思家之情。“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身在异乡固然会怀想故乡，身在故乡的人也会想念远方的亲友。

会心处不必在远

乐也好、苦也罢，远方却一定是激发诗情的要素。李白、杜甫都是到过远方的诗人。杜甫《登高》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杜甫的后半生，实际上是一种没有归依、四处流浪的生活。在这种艰难的生活中，杜甫以诗抒怀，既表现出流浪漂泊之苦痛，也时时歌吟转瞬即逝的美妙。流浪的生活成全了一代诗人的伟大。与杜甫的流浪不同，李白常常是主动云游四方。“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在李白看来，理想就在远方。“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不管事业是否有成、理想是否实现，与杜甫相似，远方成全了诗人李白。

“志在远方”，除了谋求功利、实现人生理想，还有就是对现实的超越，寻求精神的寄托与自由。在远方与现实的对比中，现实往往成为人们想要逃避的对象。南北朝时的艺术家宗炳喜好山水，青壮年时游历千山万水，深得山水之趣，认为山水“质有而趣灵”“以形媚道”，其作用是“畅神而已”。他年纪大了以后，老病俱至，不能亲自去游历。为满足对远方的向往，宗炳便把游历过的山水都画在墙上，坐卧向之，实现其“澄怀观道，卧以游之”的目的。不仅如此，宗炳还对着墙上的图画弹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可以想象，宗炳所创造的这样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情境。宗炳也成为“志在远方”的典范人物。

其实，现实并非如此糟糕，重要的是如何面对。陶渊明也是“志在远方”的诗人，但他却没有游历四方，而是甘心家乡的农耕生活。其《饮酒》诗第五首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其中“心远地自偏”是关键词。偏远的地方不一定在遥远的地方，只要“心远”，每个地方都可以是偏远的地方。陶渊明的“远方”，不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是一个精神空间。“道不远人”。既然“道”在身边，又何必去远方寻找呢？“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破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嗅，春在枝头已十分。”原来，苦苦寻找的东西竟不在远方，就在身边。如此，熟悉的地方亦有风景。

（作者为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恰克恰克 让笑声绵延

□ 本报记者 刘　峣

诙谐幽默、充满智慧的阿凡提，不仅在新疆家喻户晓，也深受各族人民喜爱。

近日，在新疆伊犁举行的“一带一路”中国民间文化探源工程之阿凡提类型故事座谈会上，笑声不时传来。尽管探讨的是民间文化传承这样的“严肃话题”，但说起恰克恰克（维吾尔族民间笑话）的历史和发展，现场的专家学者和民间艺人聊得尤其热络。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艾克拜尔·卡德尔说，“丝绸之路不仅是商业之路，也是民间文化的传播之路，而恰克恰克就是典型的民族文化声音”。

恰克恰克作为一种曲艺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文学魅力。如今，恰克恰克已融入到新疆少数民族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婚礼、节庆甚至日常聊天时，都能听到恰克恰克引起的笑声。随着历史的发展，恰克恰克不仅从伊犁向新疆各地传播，还走出国门，把笑声撒播到中亚各国。

在恰克恰克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了多位大师。他们的作品源自生活、积极向上，他们不仅用笑声丰富了群众生活，还积极传承这项民间艺术。已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伊沙木·库尔班，就是这样一位笑话大师。他讲的恰克恰克民族特色浓烈，跟阿凡提的故事类似，因此被誉为“活着的阿凡提”。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讲师马合木提·伊沙木，是伊沙木·库尔班的儿子。谈及父亲与恰克恰克，他说，“父亲讲的恰克恰克，就是用开玩笑的方式鞭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

维吾尔族人能歌善舞，喜欢幽默与说笑，恰克恰克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的。恰克恰克的语言简练、短小精悍，很多内容都是根据现场环境即时、即兴创作。在传播过程中，不少新的讲述方式也应运而生。

谈及恰克恰克的社会价值，民间艺人萨利·萨吾提说，“笑话是文化的融合剂、是消除暴力的工具和武器、是和平的天使”。他的一番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有专家表示，无论在什么年代，恰克恰克中蕴藏的智慧、和谐和勇敢的因素都应得到珍视。

然而，在现代娱乐方式的冲击下，恰克恰克也面临着传承危机，从事表演的民间艺人越来越少。如何让恰克恰克留下来、传出去，是专家学者和民间艺人讨论的焦点。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副主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马雄福建议，在适当的条件下成立恰克恰克民间文艺家协会等组织，把分散在民间的恰克恰克艺人组织到一起，并及时整理和总结恰克恰克作品及创作表演经验。

伊沙木·库尔班漫画（网络图片）

此次活动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联承办。在座谈会之前，各界专家分别到伊宁市、特克斯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昭苏县、伊宁县，就恰克恰克等民间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开展为期数日的调研工作。

◎文明密码

与马同行的历史

□ 杨雪梅文/图

近期，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引进的舞台剧《战马》中文版第三轮驻演圆满收官。《战马》改编自英国小说家的同名小说，2007年英国国家剧院将该剧搬上舞台，后由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成电影。也许正是人与马的不了情打动了中外艺术家，这个故事才会被反复搬上舞台。

马是人类的最爱。法国博物学家布封说，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奔驰在欧亚草原上的野马远比家马来得强壮、轻捷和桀骜不逊。驯养的马从小就被人养育，后来又经过训练、专为供人驱使。在中国，与“五谷丰登”相对应的便是“六畜兴旺”，六畜以马为首。三字经中有“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安发拉罐 正面描绘的是乘坐四马二轮战车前往战场的勇士　佛罗伦萨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陶骑手像　佛罗伦萨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那谈谈马的驯化吧。

考古学家认为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马骨应该与野马到家马的驯化有关。波台位于哈萨克草原北部，是一处特殊的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000—3500年）遗址，出土动物骨骼30余万块，其中99.9%是马骨。研究表明，这些马主要是用于食用、祭祀（随葬）和骑乘，至少部分是家马。尤其是考古学家在遗址出土的陶片上提取到了可能是马奶的有机物残留。之前有证据显示，人类在将牛、绵羊和山羊驯化后不久，很快便开始了乳制品的利用。通过对陶器表面残留脂肪酸的碳、氢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考古学家识别出波台人食用马奶的证据。这充分说明波台的马已经被驯化。

还有一件文物在涉及马的驯化时也会经常被提到，那就是乌尔旗（或译成乌尔标准）。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与大英博物馆联合打造的《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以馆藏的100件文物为线索串起世界历史，其中提到苏美尔文明时，介绍的也是这件文物。它出土于乌尔城第779号墓，墓葬时间为公元前2600年左右，距今已有4700年的历史。因被发现在一个战士的身边，被认为是乌尔王的庆功旗帜。乌尔旗是用贝壳、天青石与石灰石在木板上镶嵌出来的马赛克艺术品，其中的一面饰板描绘的是战争情节，上下共划分三层，最下层为军队的出征与凯旋，四轮战车奔驰战场，车上站着驭手，右边第一辆象征着军队出征，第二辆至第四辆战车的马下面躺着敌人，即表示在战争中获胜；最上一层，中央是乌尔王，身后是他的卫兵和马车。这些战车的画面至少说明距今4700年时，野马肯定是被驯化了。本世纪初大英博物馆曾经举办过一个关于马的文物展，遴选诸多从两河流域到地中海文明的与马相关的文物，可感叹人与马的如影相随。

中国古代家马的起源也是中外学者讨论的话题。《中国养马史》的作者谢成侠认为家马起源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日本的林巳奈夫认为家马起源于殷商至战国时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袁靖是从事动物考古的，他发现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马骨的遗址极少，在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曾出土2个马的牙齿，在山东的城子崖遗址梁思永他们也发现了数块马的趾骨，但都无法断定是人类饲养的家马还是野马。他认为至少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家马起源于商代晚期。安阳殷墟属于商代晚期，发现了多座车马坑，每坑中马的数量少者一匹，多者数十匹，很多都是一车双马。这些马很可能和祭祀有关。这至少可以证明在距今3370年前，家马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

不过袁靖注意到，在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等稍早于殷墟的遗址中，都没有发现马骨，而鸡、狗、家猪、黄牛、水牛、绵羊等其他动物的骨骼都有发现。也就是说，在殷墟这样的商朝晚期的遗址中，无论是车马坑还是马坑均发现埋葬有马，且数量相当多，而商代早期遗址的祭祀遗迹、文化层和灰坑里却都没有发现一块马的骨骼，是否可以说明商代早期尚无家马？商代晚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突然出现大量家马，包括马车，应该和外来文化传播有关。

1955年，陕西眉县出土了一件西周中期的盛酒器——盠驹尊。驹尊有盖，盖内有铭文，驹尊腹内还发现了另一件驹尊的盖。通过铭文可知，当时周王赐与盠两匹马驹，因而铸驹尊记录此事。这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物，是已知最早的驹形青铜器，它用完全写实的手法，刻划了一匹马驹生动逼真的形象，尤其是竖起的双耳栩栩如生，似乎正在听着什么。去洛阳的人一般都会去“天子驾六”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就建在本世纪初考古工作者在洛阳东周城址发现的车马坑原址之上。当时考古发掘了多个车马坑，其中最大的一个车马坑有对称的六匹马的骨骼，印证了文献中“天子驾六”的记载。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赵超写过一本《铁蹄驰骋——考古文物中的马》，把史前到唐代凡与马有关的文物罗列了一遍——从新疆的岩画到汉唐墓室的壁画。虽然早在乐府古诗里就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诗行，但很多人关于胡马的印象多来自唐代的三彩马，腿长颈高脑袋小。而昭陵六骏则是另一种风格。六骏是李世民在唐朝开国的重大战役中先后骑过的战马，听听“什伐赤”“白蹄乌”“飒露紫”这些名字就让人浮想联翩。为纪念这六匹功勋赫赫的战马，李世民请阎立德和阎立本，用青石浮雕刻于陵前。

中国的马，北有蒙古马，西有藏马、新疆马（包括哈萨克马、焉耆马、伊犁马），南有川马、滇马类的西南小马。这些马，主要产于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及与它邻近的地区。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认为这大体相当于学者所谓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也是中国的“马文化圈”。